

纸质书日渐式微,实体书店趋于萎缩,但上海书展居然火火红红走过十个年头,堪称奇迹。每逢书展,不知从哪里涌出那么多爱书人,他们顶着酷暑,穿梭于各家出版社展台,仔细挑选各自心爱的书籍,凑巧的话,或许还能与心仪的作者来个“亲密接触”。

记得第一次参加书展带着《可凡倾听》之“表情攻略”。为壮声势,还特别请来了周小燕、童自荣、归亚蕾等嘉宾。不巧的是,那天台风正肆虐上海,狂风大作,暴雨如注。在去展览中心途中,一直暗自嘀咕,若真遇上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,不知该如何处置。然而,待我们踏入中央厅,立刻发现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,只见那里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,有的读者早已买了厚厚一摞书等候签名。从未领略过书展风采

的台湾演员归亚蕾难掩兴奋之情:“上海竟然有如此众多爱书人,了不起!”自此以后,每年书展,我都邀请一位圈内好友助阵。刘嘉玲、孙俪、邓超、黄奕那样的影视红人,一旦到了书展,好像也变得安静起来。他们以虔诚的态度在书上一笔一画,恭恭敬敬写上自己的名字,有时还会捎带奉送上几句祝福语。2011年书展,原本有意邀请邓超、孙俪夫妇出席新书发表,但那时孙俪已身怀六甲,邓超毅然

粤北山区始兴一带蛇多。我曾见县供销社楼上,悬挂一条四米多长的死蟒。此地蛇类,以竹叶青、金(银)环蛇、眼镜蛇为主。

竹叶青俗称“青竹蛇”,形体较小,栖于山间树丛中,青皮红眼,毒性较弱,但咬人剧痛。

金环蛇俗称“黄节蛇”,一米多长,黄黑相间的环纹,毒性强。

眼镜蛇俗称“饭铲头”,长一米左右,激怒时前半身竖起,颈部胀大,呼呼作响,毒性极强。

1964年,我们勘查组刚进村,就有山民背着小儿求助。孩子昨晚放学踩到金环蛇被咬,虽然用头发丝在咬处扎紧,但此时已肿至大腿,颜色乌青,扎眼。我们赶快拿出蛇药“季德胜”十余瓶,一半让孩子吞服,一半湿敷伤口及周围,然后要他们快去公社卫生院救治。

我们天天在山里奔波,每人身带两瓶蛇药,遇到蛇就绕开它,倒也不怕。怕就怕突然遭遇,猝不及防,惊出一身汗来。

分队王队长一行下来察看矿点,我带他们去揭露工地。我走在前头,跳过探槽,站到剥离面上。一条大蛇正盘在那里晒太阳,它朝我一看,即向山沟游去。恍惚间我只看到蛇尾,有手臂粗。

身后的王队长惊叫“大蟒蛇”!我还目瞪口呆站在原地。

想起来后怕。

另一次,夏天雨后,我带民工去山里布置工程。踏着水急急走着,一条青竹蛇顺水流向我游来。我跳起来避它,它怕我踩它,向上一跃,正巧碰上,慌乱中我将它一脚踢飞。

最有趣的一次,是1971年春。那天下午,我和找矿员黄佛金同行,沿着长满松树的缓坡匆匆下山,一条眼镜蛇,突然从树根旁窜出来。虽然身带地质锤,但“短兵器”不宜打蛇,我们想绕开它。哪知它以为这两个人好欺负,挺起前半身,鼓起颈部,晃动着扁脑袋,摇摇摆摆向我们追来。我们两个放好仪器和背包,准备应战。

小黄是广东人,不怕蛇,且有捉蛇经验。他把草帽抓在手中,迎了上去。据说蛇怕人的汗味,用草帽或上衣罩住它,就失去灵动。我赶紧快用地质锤劈下一段松枝助战。

小黄用草帽罩住蛇,我用松枝把蛇按住。此蛇虽凶但不大,被我们装进大号的矿物样品袋里,扎紧口袋,栓在地质锤的把上。

小黄提着“战利品”,我们一路回营。小黄说正好,回去烧一锅美味蛇肉汤,为大家助餐。

走上公路,队部遥遥在望。小黄发现蛇一动不动,是不是死了?他伸手去摸布袋里的蛇,想不到被狡猾凶残的蛇隔着袋子啄了一下。这下小黄慌了,生怕中了蛇毒,我也着急。我们快步赶回队部。

小黄被蛇咬,惊动了全队同事,纷纷取出蛇药,给他内服,外敷。

这一餐蛇肉汤没吃好。黄佛金却因服用蛇药太多,伤了胃,好几天不舒服。

## 几重山几重水

曹可凡

“代妻出征”。次年,顶着“甄娘娘娘”的荣耀,孙俪又以“家人”身份大驾光临,并且与读者互动长达一个半小时。不得已,只好将另一项活动取消。“我珍惜并享受与读者直接交流的那种氛围。”孙俪说。

作为访谈节目主持人,除了淘书、荐书外,我也如同“猎狗”般捕捉有价值的采访对象。2009年,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夫人切丽·布莱尔携自传《道出真我》来到书展,而同样在书展上首发新书的《可凡倾听》自然也近水楼台先得月,获得与切丽对话机会。同样是曾经的第一夫人,切丽相较于希拉里,显得随和、自如、松弛,看上去就像个家庭主妇,尽管她在英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律师。谈话刚开始,我送了本《可凡倾听》之“心灵攻略”。她对黄永玉所画封面大感兴趣。那幅画是永玉先生根据我反串京剧《龙凤呈祥》孙尚香剧照所画,并题:“庚辰冬写可凡孙尚香剧,非可凡无此规模也,玄德焉能不怕。”听了背景介绍,切丽忍俊

不禁:“我嫂子是香港人,我们全家也都过中国年,对京剧不陌生,回家要让他们好好看看。”访谈中,切丽有问必答,毫无顾忌:从她与布莱尔恋爱,结婚种种趣事,布莱尔当选首相觐见女王差点跌倒“丑态”,到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危机处理,不徐不疾,娓娓道来。采访接近尾声时,善良的切丽还不忘谦虚一番:“谢谢你完成一次出色访谈,但愿我表现还行。”

不过,书展有时也会上演“狭路相逢”的好戏。2012年,蔡康永与我分别以《艺术里的金钱游戏》和《悲欢自酬》来到书展。虽然所谈内容均围绕收藏,但康永着眼于当代艺术,而我则聚焦于近现代海派书画,可谓殊途同归。因此,两家出版社也都铆足了劲,拼命开动宣传机器。不知是否引出讨论话题,康永与我竟被安排在同一时间签售,地点也近在咫尺。有些读者为能同时获得两本签名书,只得来回折腾,苦不堪言。而康永与我却为这难得的“打擂台”窃喜不已。

“书似青山常乱堆”,逡巡于书堆之间,读几本有趣之书,冷不防或许还会遇见三五旧雨新知,仿佛走过几重山几重水,那便是书展可贵之处。



朋友 (插画) 陈翼如

美国有一位叫米勒的博士在同济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提出了“无聊是通向创造力的关键点”的说法。这种说法值得商榷。关于人的创造力是生来俱有的还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激发的,是研究人员十分感兴趣的问题,他们做过各种实验,也取得了相当成果。其中有一个叫“远离魔坊”的观点颇引人注目,“远离魔坊”的意思就是在构思一个创意时,不要就事论事地苦思冥想。

美国有一位叫Baxter的内科医生,一直在研究如何减轻幼儿接种疫苗后手臂的疼痛。Baxter有一

天急诊室值通宵晚班,非常劳累,下班回家开车转弯道时,方向盘因轮胎偏离轴心而振动,她手臂

## 激发人的创造力

周炳揆

顿时感到麻木,一个念头出现了!如果把振动和冷冻加在一起,足够缓和接种疫苗的疼痛。于是,Baxter在她7岁儿子的手臂上放上一个振动按摩器加一袋冰豆,再用神经科医生测试病人灵敏度的金属棒敲打皮肤,儿子毫无痛感。于是,一个嗡嗡叫的、像小玩具似的东西发明成功了,它有振动器,带着小袋冰块,目前,美国已经有50多家医院用它来减轻病人因注射、输液引起的疼痛。

美国一本叫《想象与推理》的杂志2011年也有

过报道:学生们在解答一些需要有创见的习题时,往往是在非黄金时段的成功率较高:对于习惯于白天工作的人,非黄金时段是指夜晚,对于“夜猫子”,非黄金时段是指白天。这和传统的观

念“解题需要集中注意力”有悖。专家认为,当你集中注意力时,你往往会错过创新的主意。

研究人员还认为思想放松、白日梦游,甚至适度饮酒都会帮助大脑孵化新思维,新方法。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:145位学生被要求说出常见物砖和牙签的各种可能的用途。将学生无序地分成四组,并给于12分钟的暂停,暂停期间,三组学生被指派做不同的工作,第四组继续原来的解题。然后,所有学生再来应对原先“砖和牙签”的题目。结果

因为与上海昆剧团合作一部昆曲电影,有段时间经常在绍兴路上走来走去。一天饭后,经过一家情调很好的书店,便走进去了。进门显眼处的台子上,成扇形地摆着淳子的新书。书名忘了,但那个夏日的午后,连同那午后的阳光与微风,却和淳子的名字一起印在了脑海,想起来总有一种依稀的花香。

去年,写剧本,上海小住两个月,每天一有时间就到处寻找上海的老房子,一边为自己的“西望张爱玲”系列再版继续搜集资料,一边思量着要写本关于上海老房子的书。而在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的书橱里,再次邂逅了淳子的《点点胭脂红》。那是一种惊艳的感觉,只略略翻阅,已经知道这是一本不可不看不能没有的书。回到酒店便到网上订了一本。

到现在都忘不了那段读书日子的美好。书拿到手,竟然不舍得一下子看完,只允许自己每天看三四篇,坐在落地窗的台榻前,对着楼下的大唐西市遗址,开卷前点燃一支印度香,沏上一壶下午茶或者煮一壶咖啡,然后才慢慢悠悠悠悠地翻阅,刻意放慢阅读的速度,留给自己思索的空间,不肯像读小说那样狼吞虎咽,因为那样的阅读是配不上淳子的文字的。

读淳子的文字,仿佛是赴约,会让人有种期待中的喜悦和不可知的轻微紧张,因为不知道下一篇会遇到什么,敲开哪扇门,遇到谁,有些什么故事,会有怎样的感动与惶惑。淳子的书,字里仿佛有声音,是带着水音儿的吴依软语,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昆曲。读久了,终于在字的背面读出了要义——淳子无论写谁,无论是贵族还是一介书生,无论命运把他们置身在何种境遇,他们始终保持了生命的风采和尊严!

因为这本书,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尝试写同题材的作品了,因为珠玉在前,无需赘言。但却没有任何失落之意,而是满满的喜悦。因为世上有这么好的人,这么好的书,这么好的文字,记录了这么好的事。

真正与淳子遇见,是今年五月的事了。我们相约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咖啡馆。那天下着霏微细雨,沾衣欲湿,细若游丝,我没有打伞,却仿佛是撑一支兰桨破开绿色的荷塘,有种素手去采莲的欢喜,就那样湿漉漉地走进了咖啡馆。之前并没有细看过淳子的照片,可是进了咖啡馆,我就那样自然地走向了坐在窗边的她。记忆里且明白地多了一个自己收伞的瞬间,并且固执地停留在脑海中反反复复,映着她欣然的笑容。她穿着黑色雪纺绸风衣,一顶英式贝雷帽。

我们聊电影,聊戏剧,聊上海旧事,她对每件事都有鲜明的好恶评判。其实我们的意见往往是相左的,然而好辩的我那天下午却缄默了,倒不是怕得罪了她,而是被她那种不谙人情世故的执著神态给逼住了,忍不住要纵容她的独断专制。

分手时,一起去乘地铁。她走在我前面,黑色纱披飘飘的,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要想起张爱玲写胡适,写他的宽博的长大衣在太平洋码头的风中鼓荡。

淳子的新书《旗袍》和《口红》面世了。我竟然比她还激动,已经来不及地要赴下一场约会——文字的约会。

《旗袍》《口红》这两本书,封面雅致,是《点点胭脂红》的续写和重写。淳子用考据的方式,悲悯的态度,一往情深,为民国才子佳人立案或者翻案,其间有风月,有风云,亦有传奇。淳子是一个用心的人,她将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用来史料采掘、挖掘和踏访,可谓字字皆辛苦。这是作者的尊严。

显示: 暂停期间被要求做最简单、最枯燥乏味的工作,学生的回答最具有创造力,而那些暂停期间被要求解一道难题、或没有休息继续解题的学生的回答表现平平。

显然,激发人的创造力,需要特殊的场景,以及偶遇的因素,还必须要足以孵化出创新能力的人的自身的经验作为平台。米勒博士“无聊”之说,容易产生误导。



夜光杯

上海展览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就曾经举办过许多次上海和全国的大型书市、书展。我原在上海静安区新华书店工作,单位紧挨着展览中心,凡是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各种大型书市、书展,我们区新华书店是每次必到。作为区店经理,我当时是书市、书展的积极参与者。

回想当年,我和书店职工一起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书市的日日夜夜,扛大包,布置书架,熬红了双眼。我们千方百计将出版社的好书引进书市,向广大读者进行推介,书店成了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桥梁,我也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。2004年以后,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,我精心收集书展的各项活动情况,不止一次地从宝山的家中赶往市中心,只为了购买我所心仪的

作者“签名本”。

上海书展,与过去以图书销售为主的书市有了很大的不同,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,这是我作为一个“参观者”向“参观者”的角色转换后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。上海书展不仅在规模、图书品种、导购方式、服务特色等方面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变化,其文化内涵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,譬如“收藏”。我是在书堆里长大的“新华人”,在寻寻觅觅中,形成了我独特的对“签名本”收藏的痴爱。上海书展为我购买各式签名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和机会,使我的藏书日渐丰厚。不知不觉中,我家里多年累积的各式签

名本已超过了500本。如易中天的《品三国》、马瑞芳的《趣话红楼梦》、翁思再、钱文忠的《非常梅兰芳》、韩秀云的《金融海啸与我何干》、陈诏的《解读<清明上河图>》、康震的《康震评说李清照》、骆新的《骆意不绝》、梁晓声的《知青》、刘东明的《微博营销》等等。

叶永烈先生是上海的多产作家,早在20世纪90年代,我们在书店搞签售活动时就已相熟。后来我一直“跟踪”他的新书出版和销售信息。2005上海书展,我一次购得他的签名本《傅雷与傅聪——解读<傅雷家书>》《梁实秋与韩菁菁》两书。2012年书

展,我在新华传媒主办的展厅倾听了叶永烈先生的即席讲解,当即购买了《一百个问号之后——中学生必读名家》签名本,作为送给孙子钱多多的暑假礼物。我还排队购买了一本西苑版《1944衡阳战役亲历记——从中日两军史料解读47天》签名本。

现在的上海书展,签名售书活动越来越多,像我这样的年老体弱者,还真有点应付不过来,于是我想设法委托展馆里的友人替我去排队代买。像我这样以藏书为乐的书迷,在上海书展里不计其数。

翘首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,这种心情就像期盼与织女鹊桥相会的牛郎似的,焦急而喜出望外。

风月、风云和尊严

西岭雪



捕蛇记

